



竹 梅 吟 社

與《竹梅吟社詩鈔》

詹雅能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竹梅吟社與《竹梅吟社詩抄》 / 詹雅能著.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民100.12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3-0666-8 (平裝)

1.竹梅吟社 2.清代詩

8320.64

100025926

竹
梅
吟
社

與《竹梅吟社詩抄》

發行人 許明財
總編輯 林榮洲
副總編輯 陳淑惠、郭淑婉
編輯 邱淑芳、林曉玟
作者 詹雅能
圖片提供 郭双富
出版者 新竹市文化局
地址 30054新竹市東大路2段15巷1號
網址 <http://www.hccb.gov.tw>
出版 中華民國100年12月出版
定價 300元
G P N 1010004384
I S B N 978-986-03-0666-8

統籌展售門市

五南文化廣場(04)2437-8010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



目 錄

壹、前言／10

貳、清代竹塹地區詩社概述／14

參、竹梅吟社的成立與發展／27

肆、竹梅吟社作品集存佚現況／30

伍、竹梅吟社作家群及人物小傳／37

陸、竹梅吟社的創作活動樣態／74

柒、結論／87

附錄一、《竹梅吟社詩鈔》／92

附錄二、《竹梅吟社詩鈔》作品出處對照表／186

附錄三、《竹梅吟稿》書影／217

附錄四、其他相關版本書影／285

竹 梅 吟 社

與《竹梅吟社詩鈔》

詹雅能著



市長序

竹塹舊時風雅的古典詩學

新竹古稱竹塹，為清代北台首善之區，經濟活絡文教鼎盛，文人雅士輩出。

當時在中華傳統儒學教育的薰陶下，吟詩作對成為知識分子展現文采、抒發胸懷的獨特形式，官員及文人熱衷參與詩社活動切磋詩藝，累積成台灣文學史早期之詩學特色。

本書鎖定鑽研之「竹梅吟社」是清領時期新竹地區最後成立的詩社，作者詹雅能教授費心搜羅相關珍貴文獻，完整重現「竹梅吟社」的文人風采、詩作全文並給予文學評價，讓一般大眾得以初窺竹塹地區舊時風雅的古典詩學內涵。

新竹市政府對竹塹古典詩學之重視，由持續之整理研究可見一斑，相關出版品舉如：《塹城詩薈》、《林占梅資料彙編》、《張純甫全集》、《梅鶴齋吟

草》、《靜遠堂詩文鈔》、《樹林頭的詩歌聲》及近年之《細說陳朝龍詩》，逐漸描繪出竹塹舊時古典詩學的規模。感謝本書作者用心及文物珍藏家的無私，使本書得以順利刊行，擴張風城的古典文學版圖，豐厚城市的人文底蘊。

新竹市市長

許明財

謹識



局長序

詩鈔與知音，相得益彰

翻開台灣古典詩學的歷史，清領時期竹塹地區詩社林立、文人活躍，所留下的詩篇蔚然可觀，足以自成篇章，為風城珍貴的文學資產。作者詹雅能教授潛心台灣古典詩學多年，過去曾與文化局合作出版書目計有：《梅鶴齋吟草》、《靜遠堂詩文鈔》、《明志書院沿革志》及《樹林頭的詩歌聲》等，對竹塹地區的古典詩學著力甚深。

本書出版的緣起，為作者因緣際會取得「竹梅吟社」之詩稿，經過長年的深入揣摩，從開始調查研究，經新竹區域文史專家張德南老師、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施懿琳教授審閱指導，方有本書——竹梅吟社與《竹梅吟社詩鈔》紮實用功的研究成果。書中除剖析此「竹梅吟社」的社員背景與集體創作概況外，也旁及此一文人社群在清代竹塹地區文學史中的角色扮演，並進一步顯豁竹梅吟社引介擊鉢

吟活動，促成日治時期臺灣擊鉢吟盛行的史實，賦予「竹梅吟社」在台灣傳統詩社史上的地位與意義。

詩稿文獻難得，但解人更少有，若不是作者的苦心鑽研，《竹梅吟社詩鈔》的文學價值及意義恐也無所憑依。本書的出版，其實需要同時具備詩鈔與知音，才能兩全其美、相得益彰。在此感謝促成此書出版的先進，也恭賀雅能老師，所有美好因緣具足，才有這本珍貴的詩學著作誕生。

新竹市文化局局長

林榮洲

謹識



作者序

西元兩千年的某一個晚上，我在現任台中縣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郭双富先生府上看到了《竹梅吟稿》抄本，當時郭先生正因歷經九二一大地震，原霧峰住家被震毀，而暫時寄居於臺中市仁和路上。回憶當時接觸到這份史料的心情，可說是一種驚喜，主要在於近十餘年來，由於身為新竹半子的緣故，所以對新竹文史多所關心，如今得以目睹這份攸關清代竹塹詩社的文獻，自然喜出望外；其次，基於個人對新竹詩社研究的認知，深深瞭解歷來對於竹梅吟社相關情形的掌握，大抵仰賴《臺海擊鉢吟集》書前蔡啟運所寫之序言，而儘管蔡氏言及《臺海擊鉢吟集》所收即為竹梅吟社同人作品，但最後真正編輯刊印時，其中所列同人名錄及收錄作品，卻已夾雜了許多他人他社詩作，因此能夠如同《竹梅吟稿》抄本之為純粹的竹梅吟社作品集，倒是首見；再者，有關清代臺灣詩社之創作集，除了唐景崧所編《詩崎》之外，實難獲見完整面目，在此情形下，《竹梅吟稿》抄本之意義與價值，更是不言而喻。於是，在郭先生慷慨應允下，我便將此書借回臺北仔細咀嚼。

之後，似乎冥冥中又有一種因緣引領著，我陸續找到《詩報》中周德三「摩天樓藏卷」所抄錄的竹梅吟社作品，以及《詩文之友》中劉克明的《竹梅吟社詩

鈔》，於是在二〇〇四年時，開始動念想將上述各種文獻史料集結研究，不過最終因為時間關係，而且也未能一併將《臺海擊鉢吟集》作品納入比對分析而作罷。然而，就在進行竹梅吟社的相關初步考察時，卻讓我對於「擊鉢吟」這個詩社活動中的創作形式感到好奇，尤其在將日治時期新竹德興書局出版的本屬清代福建地區擊鉢吟集的《擊鉢吟詩集》，與《竹梅吟稿》抄本進行比對後，發覺二者之間，或詩題相同，或命題形式相仿，甚至編輯形式也大抵一致，顯然整個竹梅吟社的詩社活動體制似乎全然師法清代的閩地「擊鉢吟」。而眾所周知，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張我軍曾對舊文人進行砲轟的主要焦點之一，便是全島所熱衷的擊鉢吟活動，如此更使我亟欲仔細探究其中原委。

於是，帶著對「擊鉢吟」的這種獨特感覺，同年夏天再次造訪位於福州的福建省立圖書館特藏部，並調閱早年曾經寓目，而未及細究的閩地《擊鉢吟》十三輯，在一番考究之後，更加確認了上述的影響事實。其後，根據這批材料，隔年二〇〇五年十月於廈門大學召開的「海峽兩岸臺灣文學史學術研討會」中，我發表〈從福建到臺灣——「擊鉢吟」的興起、發展與傳播〉一文，討論了「擊鉢吟」在閩地的興起與發展，並觸及了其與竹梅吟社間的關連性，以及對於日治時期以後臺灣詩社活動的影響。而在上文結束之後，我益發感受到，應該要重新給予清代竹梅吟社文學史之定位，不過由於原本已經參與多年的文建會「清代臺灣方志彙刊」出版工作，個人負責的總校對工作就此進入更為吃緊的階段，故原本醞釀已久的竹梅吟社個案研究，只得又告暫歇。然而就在積極投入清代臺灣方志的校

對工作時，對於史料的意義也就有了更為深刻的體認，史料需要審慎對待與妥善利用，才能發揮最大的價值，因此在原先所欲探析的竹梅吟社研究之外，也油然生起要將此詩社作品史料予以彙編校勘的想法。幸運的是，二〇一〇年初，新竹市文化局因為希望持續出版地方文獻與相關著作，故在此因緣際會下，乃向文化局提出「竹梅吟社」作品研究彙編之相關企劃，業經文化局審議後同意專案委託，並於本年度進行成果之付印出版。至此，赫然發現，從接觸《竹梅吟稿》抄本始，到如今本人所著—竹梅吟社與《竹梅吟社詩鈔》的付梓，竟已歷經十一年餘，於是更加深信，每一份史料的出土，都在等待一個美好時機的到來。

關於本書的完成，首先要感謝的是郭双富先生同意無償授權將《竹梅吟稿》書影全書出版，作為一個文物收藏家，他的無私與熱情令人敬佩。另外，張德南老師長期的提攜與鼓勵，是本書得以順利出版的主要動力。而文化局林榮洲局長、邱淑芳科長對本書的關心，負責行政事務的林曉玟小姐的包容與協助，以及林詩婷小姐在美編上的諸多費心，與本書撰寫過程中兩位提供寶貴審查意見的匿名審查人，以上均為本書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幫助，在此謹表謝忱。盼望此份結合史料與研究的著述，能為新竹文史與臺灣文學研究，做出些許貢獻。

詹雅鈞



目 錄

壹、前言／10

貳、清代竹塹地區詩社概述／14

參、竹梅吟社的成立與發展／27

肆、竹梅吟社作品集存佚現況／30

伍、竹梅吟社作家群及人物小傳／37

陸、竹梅吟社的創作活動樣態／74

柒、結論／87

附錄一、《竹梅吟社詩鈔》／92

附錄二、《竹梅吟社詩鈔》作品出處對照表／186

附錄三、《竹梅吟稿》書影／217

附錄四、其他相關版本書影／285

壹、前言

「詩社」在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裏，是一個長期受到關注的議題。早在一九五〇年代，《臺北文物》便以詩社為主題發行特刊予以介紹^①，而同一時期曾為瀛社社員的賴子清更接續撰寫多篇文章，有系統地勾勒臺灣詩社的歷史梗概，成為臺灣詩社研究的奠基石之作²；其後到了七〇年代末期迄八〇年代，開始有學位論文進行專論，如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九〇年代以後，風氣愈盛，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吳毓琪《臺灣南社研究》均針對日治時期全臺大型詩社加以探究；二〇〇〇年迄今，又有許多篇針對地區性詩社所做的學位論文研究，如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陳芳萍《彰化應社及其詩作研究》、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等，由此觀之，詩社研究的熱度始終未歇。而從研究趨勢來看，除了綜論性著述外，對於個別詩社進行研究者較多，唯往往聚焦於日治時期的詩社，而較少著墨於清代的詩社，究其箇中原因，或與清代相關文獻史料欠缺造成研究不便，以及日治時期文學／政治複雜糾葛現象特別耐人尋味有關。

- ① 《臺北市詩社專號》，《臺北文物》四卷四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五年二月）。又，同第五卷第一期（民國四十五年四月）、第六卷第四期（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均有後續之詩社介紹篇章。
- ② 例如氏撰〈古今臺灣詩文社〉，文刊《臺灣文獻》十卷三期（民國四十八年九月）、十一卷三期（民國四十九年九月），此文攸關臺灣詩社史之建立及詩社個案介紹。

唯何以此一特殊的文學／政治現象，可以引起詩社研究者較多注目呢？大抵而論，曰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間，全島總計出現過三百七十個以上的詩社³，對於此一現象，時人如陳逢源便有所謂「詩社林立」之描述⁴。至於為何會有如此蓬勃熱鬧的發展呢？主要應歸因於兩個看似對立卻又相互融攝的內在心理因素：首先是日本領臺初期，統治者為了建立與地方仕紳階層的聯繫互動關係而進行的官紳唱和、聯吟活動，在「籠絡地方仕紳階層」前提下間接鼓勵了詩社活動；其次則是臺灣人為求能「延續漢文於一線」，而積極設置並參與詩社。前者之企圖，顯然具有「文化收編」的政治目的；而後者，我們通常賦予其具有「文化／文學抗日」的民族精神。此一看似弔詭矛盾的現象，不僅提供我們多元的解釋空間，同時也正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詩社史複雜而具挑戰性趣味的關鍵所在。儘管如此，若要真正掌握臺灣傳統詩社的發展歷程，實際仍需從清代的臺灣詩社入手，方能熟悉其來龍去脈，並瞭解詩社及詩社活動變遷的風貌。那麼，究竟清代臺灣詩社是如何運作？其與日治時期詩社，在文學活動的進行上有無不同？長久以來，由於相關資料佚失，導致清代臺灣詩社研究成果不易突破，諸多文學迷霧尚待釐清。

目前我們對於清代詩社活動的瞭解，多半僅見存於方志、文獻記載，或有少部分詩社活動作品保存於個人作品集中，如沈光文、林占梅集中均約略可見當時詩社活動之酬唱情事⁵。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一四六。
④ 陳逢源在〈對於臺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一文中，特別提到：「二十年來的臺灣社會，有一層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外是詩人的輩出，與詩社林立的一回事了。」見《南音》（臺北：南音雜誌社，昭和七年），第一卷第二號，頁三。

景；此外，唯一可見完整保留清代臺灣詩社活動作品，並記錄活動情景的作品集，是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唐景崧主持的牡丹吟社《詩畸》一書。此書保存了任職臺灣布政使時期的唐景崧，於公餘之暇邀集幕僚文士於府邸創作的詩鐘聯文與七律作品，基本上是屬於來臺宦遊文人與少數臺灣本地科舉菁英，如進士施士洁、丘逢甲、汪春源、林啟東及淡水舉人黃宗鼎等人的文學活動成果顯影。而十年前筆者於霧峰文物收藏家郭双富先生處，獲見一份題為《竹梅吟稿》的詩集，經考證確認為創立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的「竹梅吟社」作品抄稿，此詩稿除了保留當時的作品外，更附有一份完整的社員名錄，透過這份史料，我們可以較清楚地掌握當時詩社活動的梗概。其後，筆者更於翻閱日治及戰後報刊雜誌時，發現兩份當時所刊載的竹梅吟社擊鉢吟詩鈔作品，同時再透過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的《臺海擊鉢吟集》，我們亦可以發現這本刊印於日治時期，由當年竹梅吟公社員蔡啟運之子蔡汝修彙編的作品集中，保留了大量的「竹梅吟社」作品。藉由以上四份資料的整合比對，我們將可重構「竹梅吟社」的大致面目，也得以進一步體認清代臺灣詩社的創作與活動樣態。

相較於過去學界所能見到的清代臺灣詩社史料——唐景崧的《詩畸》，《竹梅吟稿》所屬的竹梅吟社是創立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主要活動時期為光緒十二年至十五年，這比《詩畸》作品所反映的活動時間——光緒十七年至十九年來得更早。再者，竹梅吟社是以新竹本地文士為主幹，而《詩畸》成員則頗多是來臺宦遊的大陸文人，二者作家組成份子身份有別；而若就作品的書寫型態言，《竹梅吟稿》全是七言絕句的擊鉢詩作，

而《詩畸》則是詩鐘聯文與七律作品。綜上，可知二者存在著基本的差異性，這正是《竹梅吟稿》所具有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因此，本書乃特就「竹梅吟社」做為詩社個案進行探討，除了剖析此一詩社的社員背景與集體創作概況外，也將旁及此一文人社群在清代竹塹地區文學史中的角色扮演，並進一步顯豁竹梅吟社在清代所引介的擊鉢吟活動，卻促成日治時期臺灣擊鉢吟盛行的文學史實，以及「竹梅吟社」在臺灣傳統詩社史上的地位與意義。

貳、清代竹塹地區詩社概述

「竹塹」，今稱新竹，自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設置淡水廳以來，整個清領時期一直是位居北臺灣的政治文教中心。因此，在日人統治（一八九五）前的一百七十餘年中，北臺灣的文化發展一直是以竹塹城為中心向外輻射，此一現象要到光緒初年臺北設府後才有逐漸改變的趨勢⁵。



東吟社觴詠圖（林玉山畫）

唯若論及文化發展最精緻化的表現，自非文學、藝術莫屬，故就文學之發展言，隨著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淡水廳儒學的設置開考，北臺灣文治化的基礎漸趨穩固後，文學的創作與活動表現也陸續嶄露頭角，如道光年間的鄭用錫、鄭用鑑、林占梅等，均有詩文集傳世。除個人作品外，比較能真正呈顯當時文壇盛況榮景者，應當就是文人所從事的集體詩社活動。

根據研究，清代臺灣的詩社史肇端於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明朝遺民沈光文與諸

⁵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文見氏著《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九十六年），頁七十五、七十七。